元史/卷1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三 ◄

元史卷一百二十四
列傳第十一

► 卷一百二十五

塔本　哈剌亦哈赤北魯　塔塔統阿　岳璘帖穆爾　李楨　速哥　忙哥撒兒　孟速思

塔本〈〔阿里乞失帖木兒　阿台　迭里威失　鎖咬兒哈的迷失〕〉[1]

塔本，伊吾廬人。人以其好揚人善，稱之曰揚公。父宋五設託陀，託陀者，其國主所賜號，猶華言國老也。

塔本初從太祖討諸部，屢阨艱危。復從圍燕，征遼西，下平灤、白霤諸城。軍士有妄殺人者，塔本戒之曰：「國之本，民也。殺人得地，何益於國？且殺無罪以堅敵心，非上意。」太祖聞而喜之，賜金虎符，俾鎮撫白霤諸郡，號行省都元帥，管內得承制除縣吏，死囚得專決。

久之，徙治興平。興平兵火傷殘，民慘無生意。塔本召父老問所苦，為除之，薄賦斂，役有時。民大悅，乃相與告教，無違約束，歸者四集。塔本始至，戶止七百，不一二年，乃至萬戶。出己馬以寬驛人；貸廉吏銀，其子錢不能償者，焚其券。農不克耕，亦與之牛，比歲告稔，民用以饒。庚寅，詔益中山、平定、平原隸行省。甲午，盜李仙、趙小哥等作亂，塔本止誅首惡，宥其詿誤。

癸卯立春日，宴羣僚，歸而疾作，遂卒。是夕星隕，隱隱有聲。遺命葬以紙衣瓦棺。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營國公，謚忠武。子阿里乞失

鐵木兒。

阿里乞失帖木兒，嗣父職，為興平等處行省都元帥。其為治一遵先政，興學養士，輕刑薄徭，雖同僚不敢私役一民。從大軍伐高麗有功。歲丙辰卒。贈宣忠輔義功臣、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營國公，謚武襄。子阿台。

阿台，當襲父職，適罷行省為平灤路總管府，丁巳，憲宗命阿台為平灤路達魯花赤。始至，請蠲銀、鹽、酒等稅課八之一，細民不征。

世祖即位，來朝，錫金虎符。諸侯王道出平灤，供給費銀七千五百兩，戶部不即償，阿台自陳上前，盡取償以歸。置甲乙籍，籍民丁力，民甚便之。至元十年，進階懷遠大將軍。歲饑，發粟賑民，或持不可，阿台曰：「朝廷不允，願以家粟償官。」於是全活甚眾。僚屬始至，阿台必遺之鹽、米、羊畜、什器，曰：「非有他也，欲其不剝民耳。」姻族窮者，月有常給；民有喪不能葬者，與之棺槨、布帛、資糧。灤為孤竹故國，乃廟祀伯夷、叔齊，以勵風俗。

二十一年，進昭武大將軍。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獻馬五百匹佐軍，（太）〔世〕祖大喜。[2]已而得乃顏銀甕，亟以賜之。二十五年，入朝，以疾卒。賜宣力功臣、資德大夫、中書右丞、上護軍，追封永平郡公，謚忠亮。子迭里威失。

迭里威失，少好讀書，成宗時入宿衞，授河西廉訪司僉事，拜監察御史，遷淮西廉訪副使，召為中書左司員外郎，改樞密院參議，陞判官。

延祐四年，授翰林侍講學士，出為河間路總管。屬歲饑，出俸金及官庫所積賑之，活數十萬人。河間當水陸要衝，四方供億皆取給焉，迭里威失立法調遣，民便之。復建言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，益邏兵之數，於是盜賊屏息。陵州羣凶為官民害，悉收繫死獄中。後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。子鎖咬兒哈的迷失。

鎖咬兒哈的迷失，年十二，宿衞英宗潛邸，掌服御諸物。英宗即位，拜監察御史。至治元年春，詔起大剎于京西壽安山，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、成珪、李謙亨上章極諫，以為東作方始，而興大役，以耗財病民，非所以祈福也。且歲在辛酉，不宜興築。

初，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，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，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，監察御史

發其姦，由是疾忌臺諫。至是，帖木迭兒之子瑣南為治書侍御史，密奏曰：「彼宿衞舊臣，聞事有不便，弗即入白，今訕上以揚己之直，大不敬。」帝乃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，杖珪、謙亨，黥之，竄諸遐裔。

泰定初，贈鎖咬兒哈的迷失資德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護軍，追封永平郡公，謚貞愍。賜其妻子鈔五百貫、良田千畝，仍詔樹碑神道。

哈剌亦哈赤北魯〈〔阿鄰帖木兒〕〉[3]

哈剌亦哈赤北魯，畏兀人也。性聰敏，習事。國王月仙帖木兒亦都護聞其名，自唆里迷國徵為斷事官。月仙帖木兒卒，子八兒出阿兒忒亦都護年幼，西遼主鞠兒可汗遣使據其國，且召哈剌亦哈赤北魯，至則以為諸子師。八兒出阿兒忒聞太祖明聖，乃殺西遼使，更遣阿憐帖木兒都督等四人使西遼。阿憐帖木兒都督者，哈剌亦哈赤北魯婿也。具語以其故，於是與其子月朵失野訥馳歸太祖，一見大悅，即令諸皇子受學焉。仍令月朵失野訥以質子入宿衞。

從帝西征。至別失八里東獨山，見城空無人，帝問：「此何城也？」對曰：「獨山城。往歲大饑，民皆流移之它所。然此地當北來要衝，宜耕種以為備。臣昔在唆里迷國時，有戶六十，願移居此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遣月朵失野訥佩金符往取之，父子皆留居焉。後六年，太祖西征還，見田野墾闢，民物繁庶，大悅。問哈剌亦哈赤北魯，則已死矣。迺賜月朵失野訥都督印章，兼獨山城達魯花赤。月朵失野訥卒，子乞赤宋忽兒，在太宗時襲爵，賜號答剌罕。子四人：曰塔塔兒，曰忽棧，曰火兒思蠻，曰月兒思蠻。

世祖命火兒思蠻從雪雪的斤鎮雲南。

月兒思蠻事憲宗，襲父爵，兼領僧人。後因軍帥札忽兒台據別失八里，盡室徙居平涼。與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兒入覲，世祖詔入宿衞為必闍赤，命從安西王忙哥剌出鎮六盤。安西王薨，其子阿難答嗣。成宗即位，遣使入朝，因奏：「阿的迷失帖木兒父子，本先帝舊臣，來事先王，服勤二十餘年矣。若終老王府，非所以盡其才也，願以歸陛下用之。」成宗可其奏，授阿的迷失帖木兒汝州達魯花赤，積官祕書太監。卒。子阿鄰帖木兒。

阿鄰帖木兒，善國書，多聞識，歷事累朝，繇翰林待制累遷榮祿大夫、翰林學士承旨。英宗時，以舊學日侍左右，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。翻譯諸經，紀錄故實，

總治諸王、駙馬、番國朝會之事。

天曆初，北迎明宗入正大統，一見歡甚，顧左右曰：「此朕師也。」天曆三年，進光祿大夫、知經筵事。

子曰沙剌班，曰禿忽魯，曰六十，曰咱納祿。沙剌班，累拜中書平章政事、大司徒、宣政院使。

塔塔統阿

塔塔統阿，畏兀人也。性聰慧，善言論，深通本國文字。乃蠻大敨可汗尊之為傅，掌其金印及錢穀。太祖西征，乃蠻國亡，塔塔統阿懷印逃去，俄就擒。帝詰之曰：「大敨人民疆土，悉歸於我矣，汝負印何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職也，將以死守，欲求故主授之耳，安敢有他！」帝曰：「忠孝人也！」問：「是印何用？」對曰：「出納錢穀，委任人材，一切事皆用之，以為信驗耳。」帝善之，命居左右。是後凡有制旨，始用印章，仍命掌之。帝曰：「汝深知本國文字乎？」塔塔統阿悉以所蘊對，稱旨，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。

太宗即位，命司內府玉璽金帛。命其妻吾和利氏為皇子哈剌察兒乳母，時加賜予。塔塔統阿召諸子諭之曰：「上以汝母鞠育太子，賜予甚厚，汝等豈宜有之？當先供太子用，有餘則可分受。」帝聞之，顧侍臣曰：「塔塔統阿以朕所賜先供太子，其廉介可知矣。」由是數加禮遇。以疾卒。至大三年，贈中奉大夫，追封雁門郡公。子四人：長玉笏迷失，次力渾迷失，次速羅海，次篤綿。

玉笏迷失，少有勇略。渾都海叛於三盤，[4]時玉笏迷失守護皇孫脫脫營壘，率其眾與渾都海戰，敗之。追至只必勒，適遇阿藍答兒與之合兵，復戰，玉笏迷失死之。

力渾迷失，有膂力。嘗獵于野，與眾相失，遇盜三人，欲奪其衣，力渾迷失搏之盡仆，遂縛以還。帝召見，選力士與之角，無與敵者，帝壯之，賜金，令備宿衛。

速羅海，襲父職，仍命司內府玉璽金帛。

篤綿，舊事皇子哈剌察兒，世祖即位，從其母入見，欲官之，以無功辭，命統宿衛。奉

使遼東。卒，封雁門郡公。子阿必實哈，陝西行省平章政事。

岳璘帖穆爾

岳璘帖穆爾，回鶻人，畏兀國相暾欲谷之裔也。

其兄仳理伽普華，年十六，襲國相、答剌罕。時西契丹方強，威制畏兀，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，驕恣用權，奢淫自奉。畏兀王患之，謀於仳理伽普華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對曰：「能殺少監，挈吾眾歸大蒙古國，彼且震駭矣。」遂率眾圍少監斬之。以功，加號仳理傑忽底，進授明別吉，妻號赫思迭林。左右有疾其功者，譖于其王曰：「少監珥珠，先王寶也，仳理伽普華匿之，盍急索勿失？」其王怒，索寶甚急。仳理伽普華度無以自明，乃亡附太祖，賜以金虎符、獅紐銀印、金螭椅一、衣金直孫，校尉四人，仍食二十三郡。繼又賜銀五萬兩。以弟岳璘帖穆爾為質。仳理伽普華以疾卒。

岳璘帖穆爾從太祖征討，多戰功。皇弟斡真求師傅，帝命岳璘帖穆爾往，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、仁厚不殺為先，帝聞而嘉之。

從平河南，徙鄧縣民萬餘戶入樂安。俄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，佩金虎符，并賜宮女四人。所得上方賞賚，悉輦歸故郡，以散親舊。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厲之，國人羨慕。道出河西，所過榛莽，或時乏水，為之鑿井置堠，居民使客相慶稱便。

太祖即位，[5]以中原多盜，選充大斷事官。從斡真出鎮順天等路，布德化，寬征徭，盜遁姦革，州郡清寧。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。年六十七，卒于保定。後贈宣力保德功臣、山東宣慰使，謚莊簡。子合剌普華，見忠義傳。

李楨

李楨，字榦臣。其先，西夏國族子也。金末，楨以經童中選。既長，入為質子，以文學得近侍，太宗嘉之，賜名玉出干必闍赤。

從皇子闊出伐金，帝命之曰：「凡軍中事，須訪楨以行。」及下河南諸郡，闊出遣楨偕吉登哥往唐、鄧二州數民實，兵餘歲凶，流散十八九。楨至，賑恤饑寒，歸者如市。

十年，從大將察罕下淮甸。楨以功佩金符，授軍前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。楨奏尋訪天下儒士，令所在優贍之。十三年，師圍壽春，天雨不止，楨言於察罕曰：「頓師城下，暑雨疫作，將有不利。且城久拒命，破必屠之，則生靈何辜？請退舍數里，身往招之。」從之。楨遂單騎入敵壘，曉以利害，明日，與其將二人率眾來降。以功賜銀五千兩。

楨表言：「襄陽乃吳、蜀之要衝，宋之喉襟，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本。」定宗嘉其言。庚戌，賜虎符，授襄陽軍馬萬戶。丙辰，憲宗命楨率師巡哨襄樊。戊午，帝親征，召楨同議事。秋九月，卒于合州，年五十九。

速哥

速哥，蒙古怯烈氏，世傳李唐外族。父懷都，事太祖，嘗從飲班朮（居）〔尼〕河水。[6]

速哥為人，外若質直，而內實沉勇有謀，雅為太宗所知。命使金，因俾覘虛實，語之曰：「即不還，子孫無憂不富貴也。」速哥頓首曰：「臣死，職耳。奉陛下威命以行，可無慮也。」帝悅，賜所常御馬。至河，金人閉之舟中，七日始登南岸，又三旬乃達汴。及見金主，曰：「天子念爾土地日狹，民力日疲，故遣我致命，爾能共修歲幣，通好不絕，則轉禍為福矣。」謁者令下拜，速哥曰：「我大國使，為爾屈乎！」金主壯之，取金巵飲之酒曰：「歸語汝主，必欲加兵，敢率精銳以相周旋，歲幣非所聞也。」速哥飲畢，即懷金巵以出。速哥雖佯為不智，而默識其地理阨塞、城郭人民之強弱。既復命，備以虛實告，且以所懷金巵獻。帝喜曰：「我得金於汝手中矣！」復以賜之。始下令徵兵南伐，兵至河北岸，方舟欲渡，金軍陣於河南，帝令儀衞導速哥居中行，親率偏師乘陣西策馬沙河。[7]會睿宗軍亦由襄、鄧至，兩軍夾攻之。及金亡，詔賜金護駕士五人，曰：「此以旌汝為使之不辱也。」昔使過峕州，峕人盜殺其良馬，至是，兼以峕民賜之。

歲乙未，帝從容謂速哥曰：「我將官汝，西域、中原，惟汝擇之。」速哥再拜曰：「幸甚！臣意中原為便。」帝曰：「西山之境，八達以北，汝其主之。汝於城中構大樓，居其上，使人皆仰望汝，汝俯而諭之，顧不偉乎！」乃以為山西大達魯花赤。

受命方出，有回回六人訟事不實，將抵罪，遇諸途，急止監者曰：「姑緩其刑，當入奏。」復見帝曰：「此六人者，名著西域，徒以小罪盡誅之，恐非所以懷遠人也。願以賜臣，臣得困辱之，使自悔悟遷善，為他日用，殺之無益也。」帝意解，召六人謂之曰：「生

汝者速哥也，其竭力事之。」至雲中，皆釋之。後有至大官者。其寬大愛人多類此。卒年六十二。贈推忠翊運同德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宣寧王，謚忠襄。

子六人：曰長罕，曰玉呂忽都，曰撒合里都，曰忽蘭，曰忽都兒不花，曰不花。長罕、玉呂忽都、撒合里都，皆從兀魯赤太子出征，以戰功顯。

忽蘭之母以后戚故，得襲職。鉏強植弱，均役平刑，闔郡賴以安輯。乙未之抄戶籍也，前賜崞人已入官籍，更賜山西戶三百。西方多盜，郡縣捕不得，則法當計所失物直倍償，郡縣苦之。有甄軍判者，率羣盜往來阜平、曲陽間，殺人渾源界而奪之財。縣以失捕當償，忽蘭曰：「此大盜也，縣豈能制哉！」即遣千人捕甄殺之，剿捕其餘黨，其害乃除。

忽蘭性純篤，然酷好佛，嘗施千金修龍宮寺，建金輪大會，供僧萬人。卒年四十二。贈太保、金紫光祿大夫、上柱國，追封雲國公，謚康忠。

子天德于思，穎悟過人，世祖聞其賢，令襲父爵，養母完顏氏以孝聞。自中山北來，適有邊釁，天德于思督造兵甲，撫循其民，無有寧息，形容盡瘁。帝聞而嘉之，賜馴豹、名鷹，使得縱獵禁地，當時眷顧最號優渥。卒年三十九。贈太傅、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雲國公，謚顯毅。子孫世多顯貴云。

忙哥撒兒〈〔伯答沙〕〉[8]

忙哥撒兒，察哈札剌兒氏。曾祖赤老溫愷赤，祖搠阿，父那海，並事烈祖。及太祖嗣位，年尚幼，所部多叛亡，搠阿獨不去。皇弟斡只哈撒兒陰擿之去，亦謝不從。搠阿精騎射，帝甚愛之，號為默爾傑，華言善射之尤者也。帝嘗與賊遇，將戰，有二飛鶩至，帝命搠阿射之。請曰：「射其雄乎？抑雌者乎？」帝曰：「雄者。」搠阿一發墜其雄。賊望見，驚曰：「是善射若此，飛鳥且不能逃，況人乎！」不戰而去。

從征乃蠻，敵率銳兵鼓而進，搠阿按兵屹不動，敵止。俄復鼓而進，搠阿亦不動，敵卒疑畏不敢前。（世）〔太〕祖征蔑里吉，[9]兵潰，搠阿與其弟左右力戰以衞帝。會兀良罕哲里馬來援，敵乃引退。

那海事太祖，[10]備歷艱險，未嘗形於言，帝嘉其忠，且念其世勳，詔封懷、洛陽百七十五戶。

忙哥撒兒事睿宗，恭謹過其父。嘗從攻鳳翔，首立奇功。定宗陞為斷事官，剛明能舉職。

憲宗在藩邸，深知其人。從征斡羅思、阿（剌）〔速〕、[11]欽察諸部，常身先諸將，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，則退然一無所取。憲宗由是益重之，使治藩邸之分民。間出游獵，則長其軍士，動如紀律。雖太后及諸嬪御小有過失，知無不言，以故邸中人咸敬憚之。迺以為斷事官之長，其位在三公之上，猶漢之大將軍也。

既拜命，出帳殿外，欹橐坐熊席，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。忙哥撒兒問曰：「主上以我長此官，諸公其為我言，當以何道守官？」眾皆默然。又問之，有夏人和斡居下坐，進曰：「夫札魯忽赤之道，猶宰之刲羊也，解肩者不使傷其脊，在持平而已。」忙哥撒兒聞之，即起入帳內。眾不知所為，皆咎和斡失言。既入，乃為帝言和斡之言善。帝召和斡，命之步，曰：「是可用之才也。」和斡由是知名。

定宗崩，宗王八都罕大會宗親，議立憲宗。畏兀八剌曰：「失烈門，皇孫也，宜立。且先帝嘗言其可以君天下。」諸大臣皆莫敢言。忙哥撒兒獨曰：「汝言誠是，然先皇后立定宗時，汝何不言耶？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遺言也。有異議者，吾請斬之！」眾乃不敢異，八都罕乃奉憲宗立之。

憲宗之幼也，太宗甚重之。一日行幸，天大風，入帳殿，命憲宗坐膝下，撫其首曰：「是可以君天下。」他日，用牙按豹，皇孫失烈門尚幼，曰：「以牙按豹，則犢將安所養？」太宗以為有仁心，又曰：「是可以君天下。」其後太宗崩，六皇后攝政，竟立定宗。故至是，二人各舉以為言云。

憲宗既立，察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謀作亂，刳車轅，藏兵其中以入，轅折兵見，克薛傑見之，上變。忙哥撒兒即發兵迎之。按赤台不虞事遽覺，倉卒不能戰，遂悉就擒。憲宗親簡其有罪者，付之鞫治。忙哥撒兒悉誅之。帝以其奉法不阿，委任益專。有當刑者，輒以法刑之，乃入奏，帝無不報可。帝或臥未起，忙哥撒兒入奏事，至帳前，扣箭房，帝問何言，即可其奏，以所御大帳行扇賜之。其見親寵如此。

癸丑冬，病酒而卒。帝以忙哥撒兒當國時多所誅戮，及是咸騰謗言，迺為詔諭其子，略曰：

汝高祖赤老溫愷赤，暨汝祖搠阿，[12]事我成吉思皇帝，皆著勞績，惟朕皇祖實褒嘉之。汝父忙哥撒兒，自其幼時，事我太宗，朝夕忠勤，罔有過咎。從我皇考，經營四方。迨事皇妣及朕兄弟，亦罔有過咎。暨朕討定斡羅思、阿速、穩兒別里欽察之域，濟大川，造方舟，伐山通道，攻城野戰，功多於諸將。俘厥寶玉，大賚諸將，則退然無欲得之心。惟朕言是用，修我邦憲，治我蒐田，輯我國家，罔不咸乂，惟厥忠。雖其私親，與朕嬪御，小有過咎，一是無有比私。故朕皇妣，迨朕昆弟，無不嘉賴。朝之老臣、宿衞耆舊，無不嚴畏。錄其勤勞，命為札魯忽赤，治朕皇考受民，布昭大公，以辨獄慎民，爰作朕股肱耳目，眾無譁言，朕聽以安。

自時厥後，察哈台阿哈之孫，太宗之裔定宗、闊出之子，及其民人，越有他志。賴天之靈，時則有克薛傑者，以告于朕。汝父肅將大旅，以遏亂略，按赤台等謀是用潰，悉就拘執。朕取有罪者，使辨治之，汝父體朕之公，其刑其宥，克比于法。又使治也速、不里獄，亦克比于法。

惟爾脫歡、脫兒赤：自朕用汝父，用法不阿，兄弟親姻，咸麗于憲。今眾罔不怨，曰「爾亦有死耶」，若有慊志。人則雖死，朕將寵之如生。肆朕訓汝，爾克明時朕言，如是而有福，不如是而有禍。惟天惟君，能禍福人；惟天惟君，是敬是畏。立身正直，制行貞潔，是汝之福；反是勿思也。能用朕言，則不墜汝父之道，人亦不能間汝矣；不用朕言，則人將仇汝，伺汝，間汝。怨汝父者，必曰「汝亦與我夷矣」，汝則殆哉！汝於朕言，弗慎繹之，汝則有咎；克慎繹之，人將敬汝畏汝，無間伺汝，無慢汝怨汝者矣。

又而母而婦，有讒欺巧佞構亂之言，慎勿聽之，則盡善矣。

至順四年，追封忙哥撒兒為兗國公。子四人：長脫歡，次脫兒赤，次也先帖木爾，次帖木兒不花。脫歡為萬戶，無子。脫兒赤子明禮帖木兒，累官翰林學士承旨，從征乃顏有功。明禮帖木兒子咬住，咬住子也先，延徽寺卿。也先帖木兒子曰哈剌合孫。帖木兒不花子曰塔朮納，曰哈里哈孫，曰伯答沙。

伯答沙幼入宿衞，為寶兒赤。歷事成宗、武宗，由光祿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，陞銀青光祿大夫、宣徽院使，遙授左丞相。武宗崩，護梓宮葬于北，守山陵三年，乃還。

仁宗即位，眷顧益厚。延祐二年，拜中書右丞相。[13]時承平日久，朝廷清明，君臣端拱廟堂之上，而百姓乂安於下，一時號稱極治。

仁宗崩，帖木迭兒執政，改授集賢大學士，仍開府儀同三司、錄軍國重事。未幾，以大宗正札魯忽赤出鎮北方，亦以清靜為治，邊民按堵。

泰定間還朝，加太保。及倒剌沙構兵上都，兵潰，伯答沙奉璽紱來上，文宗嘉之。拜太傅，仍為札魯忽赤。至順三年薨。

伯答沙為人清慎寬厚，號稱長者。其歿也，貧無以為斂，人皆歎其廉。詔贈推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師、上柱國，追封威平王。

三子：長馬馬的斤，次潑皮，次八郎。八郎期而孤，其母乞咬契氏，二十而寡，守節不他適。八郎後為大宗正府札魯忽赤，能繼其先。有成立者，母氏之教也。

孟速思

孟速思，畏兀人，世居別失八里，古北庭都護之地。幼有奇質，年十五，盡通本國書。太祖聞之，召至闕下，一見大悅，曰：「此兒目中有火，它日可大用。」以授睿宗，使視顯懿莊聖皇后分邑歲賦。復事世祖於潛藩，日見親用。

憲宗崩，孟速思言于世祖曰：「神器不可久曠，太祖嫡孫，唯王最長且賢，宜即皇帝位。」諸王塔察兒、也孫哥、合丹等，咸是其言。世祖即位，眷顧益重。南征時，與近臣不只兒為斷事官。及諸王阿里不哥叛，相拒漠北，不只兒有二心，孟速思知之，奏徙之於中都，親監護以往，帝以為忠。數命收召豪俊，凡所引薦，皆極其選。詔與安童並拜丞相，固辭。帝語安童及丞相伯顏、御史大夫月魯那演等曰：「賢哉孟速思！求之彼族，誠為罕也。」

孟速思為人，剛嚴謹信。蚤居帷幄，謀議世莫得聞。至元四年卒，年六十有二。帝尤哀悼，特謚敏惠。武宗朝，贈推忠同德佐理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武都王，改謚智敏。子九人，多至大官。

校勘記

↑ 〔阿里乞失帖木兒阿台迭里威失鎖咬兒哈的迷失〕 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（太）〔世〕祖　從道光本改。按此敍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元時事，隔元太祖之死六十年，「太」顯誤。

↑ 〔阿鄰帖木兒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三盤　按本書卷一五五汪世顯傳附汪良臣、汪惟正傳，卷一六二李忽蘭吉傳皆作「六盤」。新編改「三」為「六」，疑是。

↑ 太祖即位　按前文已載太宗朝事，此處復云「太祖即位」，顯誤。道光本作「太宗即位」。

↑ 班朮（居）〔尼〕河　據本書卷一太祖紀，卷一二〇札八兒火者傳、鎮海傳，卷一二一速不台傳，卷一二二哈散納傳，卷一二三阿朮魯傳、紹古兒傳所見「班朱尼河」改。本書他處又作「班朱泥河」、「班真河」、「班真海子」。新編已校。

↑ 策馬沙河　按前文，「河」指黃河。新編改「沙」為「涉」，疑是。

↑ 〔伯答沙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（世）〔太〕祖征蔑里吉　從道光本改。按前後文俱言成吉思汗時事，與元世祖無涉。

↑ 那海事太祖　新編云：「謂搠阿子那海亦事太祖，受封洛陽戶口，則太祖時洛陽尚為金有，何得遽有封戶。蓋舊史誤以太宗平金後事為太祖事。」

↑ 阿（剌）〔速〕　按後文憲宗追述前功，中有「討定斡羅思、阿速」，據改。阿速，部族名，本書多見。蒙史已校。

↑ 汝祖搠阿　考異云：「案上文，搠阿為忙哥撒兒之祖，此諭其子，當稱汝曾祖，不當云汝祖也。」道光本「祖」作「曾祖」。

↑ 延祐二年拜中書右丞相　按本書卷二六仁宗紀延祐四年九月丙寅條、卷一一二宰相年表，伯答沙任右丞相在延祐四年。道光本改「二」為「四」，是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